

追念往事怀巴老

◆ 张志德

后天是巴金先生 110 周年诞辰。我不禁回想起我作为一个普通作者，与巴金先生的一件小小往事……

热情的老先生

1964 年《收获》复刊，成为上海作协刊物。当时，我是一名 25 岁的青年教师，在一所高等专科学校任教工程制图课。业余时间，阅读文艺作品是我的爱好，每每读完一篇好文章，也有一种创作投稿的冲动，也曾奢望过，我的作文何时能变成铅字。

1965 年 9 月，我带一个班学生到上钢三厂参加专业实习劳动。下厂第一课，带教师傅给全班学生讲述钢铁英雄邱财康的故事：他在全身烧伤 89% 的情况下，依然不忘其他工人兄弟的安危；治疗期间，他在难以想象的痛苦中忍受，又在难以想象的刚毅中崛起。女同学听着眼睛都红了，我也为之感动。在炼钢车间劳动三天后，仅做些辅助工作有些同学就感到苦累，想打退堂鼓。我对他们说：“看看一线的炼钢工人，他们每天烤着一千多摄氏度的钢温，却都是乐呵呵的，你们真该好好向工人师傅学习。”最后一周，“搬运超人”陈富带学生到料场劳动。没有吊车，他硬是用肩扛起来，移动搬运；铁铲坏了，他硬是用双手挖铁屑，运到输送带上。亲眼看到这位全国劳动模范的拼搏精神，我又一次被震撼了。

实习劳动结束是寒假，我利用假期，写出处女作三千字记叙文《钢铁世家》，以陈富叔侄三代人在上钢三厂辛勤劳动作出贡献为原型。稿子寄给了《收获》编辑部，两个星期后，收到了编辑部的来函：稿子拟用，请你近期到编辑部来面谈修改事宜。

过了春节，我抵达编辑部办公室，一位 50 多岁戴着黑边眼镜的老先生热情接待我，并把 6 页原稿交给我。只见上面用铅笔划杠、打钩、画圈，密密麻麻，还在空白处写了许多文字。老先生说：“上钢三厂我也去过几次，有些情况我也熟悉。你这篇文章的主题很鲜明，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写活了，但故事情节比较松散。其实只要把陈富一代人讲清楚就可以了，其余一笔带过。在用钢铁工业术语方面还可通俗些，让各行各业的读者都能看懂。你照上述意见修改，然后用文稿纸誊写清楚再寄过来，考虑在今年第二季度刊出。”

听完这番悉心指点，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过了一会儿才回答：“谢谢，谢谢，我一定照您的意见修改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我才突然反应过来，我怎么没有问这位老先生尊姓大名？可惜已经错过机会了。



本版插图 杨宏富

稿纸不翼而飞

开学以后，我接到校教务处通知：到华中工学院参加工人速成制图教材审稿会。出发前，我把带回来的 6 页稿纸夹在一本《收获》杂志里放在写字台一角。待我出差回来，稿纸不见了。我问妻子：“你翻过堆在写字台上的书报吗？”

“没有啊，一周也没人来过。”妻子说。“那稿纸到哪里去了呢？”我自言自语。妻子想了想，叫了起来：“噢，糟了！星期三下班回家，我打开煤球炉发现炉子灭了，急忙在书桌上找废纸，见到几张稿纸破叭吧啦，上面涂涂划划，我以为是您备课时用的草稿纸呢，就把它引燃生炉子了。”

“这是我从《收获》编辑部带回的修改稿啊，要派用场的。”我急了。“那怎么办？”“只能凭我记忆再重写了。”“实在对不起！”妻子满脸愧疚。这一晚，我和妻子都失眠了。可惜，三个月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我的处女作也夭折了……

像前深深鞠躬

2001 年 1 月，我退休了，逢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，我的文学梦又开始复苏。历经 35 年，我的第二篇稿子终于在《上海老年报》上发表了。至此一发而不可收，我陆续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近百篇文稿。2004 年底，我参加“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深化”全球征文大赛，我的征文《世博，留住城市经典——试论一座钢铁博物馆的诞生》经专家多轮评审获得了二等奖。

在上海展览中心世博局会议室参加颁奖典礼后，我漫步在延中绿地，眺望华东医院大楼时，不禁热泪盈眶，心中默默念着：“巴金先生，今天我能获奖，您在我文学起步之时给予的帮助是刻骨铭心的。”

我真正“认识”巴金先生，是三个月前开始的——

那次，为了写好征文稿，我到上钢三厂档案馆翻阅有关资料时，突然发现《人民文学》1958 年 8 月号上发表了巴金撰写的《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》，讲的是抢救钢铁英雄邱财康的故事。这时候，我才恍然大悟：40 年前，在《收获》编辑部接待我的那位不知姓名的老先生，应该就是巴金先生了。因为他说过，对上钢三厂也很熟悉的。我又找来图片资料，果然，照片上正是当年那位亲切、热情的老先生。

可是此时，巴老已经住进了华东医院特殊病房，我是一名普通的退休教师，也无能为力去拜访，说说心里话，只能默默在心里，传递我的感激和祝福！

转年，巴老逝世了。

今天，我走进您的故居，站在您家的太阳屋，伫立在您的像前，深深一鞠躬，表达我的敬意。

百姓纪事 / 星期天夜光杯

新民晚报

从商路上遇见的三位“村官”

◆ 邵德怀

因为机缘，我放弃了在上海《美化生活》杂志社的职位，走上了从商之路。刚开始做外贸，后因为政策要求，又办起了工厂。由于当时情事所迫，工厂开得很急，我们像无头苍蝇到处乱撞。其间，先后遇见过三位村官，他们的处世风格，颇为悬殊，以至于时隔多年，我都会时常想起。

借酒装疯失人意

起初，我由嘉定亲友牵线，准备把工厂设在嘉定。

村书记是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子。起初，他不卑不亢、不冷不热，带着我们查看厂房。厂房不错，宽宽敞敞、高高大大，虽略显陈旧，但稍加修饰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不过由于地处偏僻，人流稀少，我担心存在招工困难。我们打算再考虑一下，书记却开始主动起来，不由分说，用他的车把我们拉出上海进入江苏，熟练地拐进一家酒店。午餐桌上都是好菜好酒，十分丰盛。书记说，招工由他负责，保证开工前满员。他知道我们开的是毛巾厂，又说嘉定原来就有纺织厂，织布工人很快就能适应。我有点动心了。于是，开始谈判租金问题。

这是个简单的问题，却又是个无法逾越的鸿沟。我们已经定下年租金的最高限额，可是，他报出的价格却高出我们预算达百分之五十。我把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二十，然而，他坚守地盘，一分不让。

我不会烟酒，亲友偷偷告诉我，在外办事，酒到情到，事情就好办了。所以，席间他频频举杯拼酒。不久，书记退让了百分之十，亲友以为有了功效，举杯更频，喝酒更多。然而，书记却寸步不让了。折腾了三个多小时，我早已坚定说出真实想法，书记依然不为所动。我开始动摇，打算放弃，书记也跟着表示准备放弃。亲友开始半醉，书记也跟着开始半醉，还手舞足蹈，胡言乱语。酒席未散，我就在心里暗下决定，准备放弃。这样的人，我担心难以长期合作。

我出门洗手，准备告辞。不料亲友随即追到，对着便池呕吐，之后说：这是底价了。我知道书记既不诚心，也没醉酒，只是装疯卖傻。行了礼节后，我们离开嘉定。

之后一天，正在看厂房，亲友电话来了，书记答应我们的价格。我说我们已经放弃，而且，不单单是价格问题。

轻描淡写卸责任

我们把目光转回浦东，在川杨河畔发现一个不错的地块。这座工房虽比嘉定那个狭小得多，但勉强可以开张。更主要的是，这里曾是毛巾之乡，有不少毛巾厂的熟练工。买来设备还在安装调试，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工人找上门来报名。工厂地势幽静，门前宽阔清澈的川杨河缓缓流过，平添一份田园风光。既能正常生产，又能饱览自然景色，何乐而不为！

我心里唯一不踏实的是，这里的这位书记死气沉沉的。特别是，把厂开在这里，有一个后遗症：工厂刚刚造好，采用的是民用电源。书记答应签下合同后，马上申请工业用电。谁知，一切都是托词。直到我们把设备全部搬来，安装完毕，他都没付诸行动。更有甚者，竟然轻描淡写地说：就用民电吧，出了事，我负责。

我不想冒险也不想犯法，当即停下一切工作，宁可等到问题解决。他最终让我们失望了。拖延了一个月，竟转过话来，说我们还没请他吃饭喝酒。

骑虎难下，我得赶快将设备搬走，免得夜长梦多徒生是非。机器尚未启动，人就等着要吃饭，长此以往，得搭上多少额外的



精力？尽管我们已经投下了不少费用，但是最终还是不得不再次选择放弃。

与众不同办实事

有时，真可谓天无绝人之路。那天傍晚，天灰蒙蒙的，我们驾车从浦东回浦西，一路上无精打采的，愁着后面的事怎么处理。走着走着，临时起兴，拐了弯，偏离了每天必走的道路，上了一条生路。不料，居然在路过合庆时，偶然发现路边一座不大不小、干干净净、像模像样，而且正闲着的厂房。门口大铁门上，挂着一个巨大的招牌，上书两字：招租。

次日，我们依照约定与当地书记见了面。这位书记思路清楚，态度果决：厂房正待出租，价格一分不让。我们反复权衡：这里出路良好、厂房不错、供电正常，而且仍然处于毛巾之乡范畴。虽然价格明显高于别处，但还勉强属于我们的接受范围。谈清各项条款后，就匆匆签了合同。随即，我们搬来设备，很快就把机器开得震耳欲聋，把毛巾织得铺天盖地。虽然干的是薄利行当，但还是慢慢赚回了川杨河畔的损失。

安定下来，我们发现眼前的书记与前两位不一样。那时，你开店办厂，确有一些人会产生“猫腻”之心，总希望额外得到一点什么。但这位书记与众不同，他只要求按合同付款，别无他求。他还在村委会上反复讲，人家来投资，就等于是为我们送钱来的；我们要做的是“服务”，而不是其他什么。

书记对村民的要求，事后都落到了实处，产生了实效。厂里的管理人员常常会遵循其他工厂的经验，给守在厂门口的村民送一些毛巾之类的东西。起初，村民们都高兴心地拿回去了。可是渐渐地，他们都谢绝了，还说，书记关照过了：不可以拿。

我们是较早进入这个村的，如今进来的企业已有三十来家。而且，随后进来的企业，规模越来越大，盈利越来越好。一个书记，把一个村庄搞得红红火火。而且，他每逢岁末年初，都会从村里的收益中，拿出一部分回馈企业。春节来临时，更会请老板们欢聚一堂。席间，他开怀大笑，大声说话，大杯喝茶，但从不喝酒，也不抽烟，更不装疯卖傻。

令我感慨的是，从我们进入的第一天起，直到我们后来离开，以至于现在偶尔相会，他都以“邵老师”称呼我，表现出了对我这样一个曾经做过教育和编辑工作的人的尊重，更表现出了对知识的尊重。

一个村官，还真就决定了一个村庄的命运。